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稗芻父較閱

皇明

神宗顯皇帝

梅賾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遼事起

四月十五日奴兒哈赤計襲撫順祥令部夷赴市潛以精兵踵後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永芳降奴去鬚髮爲夷與奴締姻百惟調度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撫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應援二十一日奴見我師暫退誘之前副總兵頗廷相馬中矢易

騎追逐墮伏中承胤俱受困令發火炮火從後焚我軍辟易賊乘勢衝突乘胤廷相遊擊梁汝貴與一軍皆沒○賊謀犯清河調邊兵七千以大同總兵劉孔胤統之胤兵在路搶掠烽火達長安城門晝閉胤兵徐定先分發遊擊張旆領兵赴援宰煖各營甫集河西虎墩鼓衆吶喝紗花亦屯鎮靜邊外○上特起遼東舊巡撫楊鎬爲兵部侍郎往經畧○詔總督侍郎汪可受先出關李維翰駐遼陽保定撫臣駐易州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巡按遼東以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七宗恨

聽用遼報不至者三晝夜○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
赤如血○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掄 朝議懇發帑
金湊餉百萬僅以十萬與之謀報奴酋退舍三十里
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首級予千金職世襲
○汪可受稱夷虜更番疲我徵調未集請練土著人
自爲守遼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
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兵部引征倭征播例調
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請 帑不允發

閏四月奴兒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
州國汗備述七宗惱恨呈按院陳王庭內云先年李

成梁李如松父子無故殺我祖父教場奪我土地一
恨又差部韃圍獵界上殺我人搶馬匹二恨私自過
界盜斫糧草三恨求婿北關賴我親事四恨又將大
兵五百名助北關交戰五恨縱放遼民賊地盜去參
種六恨我與北關朝鮮同爲藩臣他厚我薄七恨故
因動發兵馬叛搶是實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酋
藉以行間言官糾盧受通夷事中格○滿酋寇馬谷
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御史李微儀請逮治李
維翰

五月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督杜松

劉綎出關給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十九日奴
酋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西虜乃蠻抄花等
犯長勇堡

六月發馬價六萬付照磨萬有孚往宣大買馬○經
畧楊鎬兼程受事抵山海請就近徵調本兵請發餉
二十萬解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以四萬徵兵萬人延
寧甘固以八萬徵兵六千并摘調薊鎮臺兵○時奴
兵日盛每與八子登山密謀計定猝發疾如風雨兼
與宰煖合衆近十萬且採木辦料于烏龍江督匠造
船水陸告警○上命偕大工馬價各五十萬濟邊

餉嚴飭各將防禦○西虜乃蠻抄花等處又糾衆侵犯乘勢交訐分兵應援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無抄絕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豎其敵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銓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贖梁汝貴頗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死宜加優恤若李維翰總不逮治亦當禘職以爲失事之戒○賜死

事張承胤謚加祭二壇祠名旌忠頗廷相梁汝貴併恤張銓又論承胤不宜予恤○李維翰革職爲民○賜楊鎬劔飭諭諸邊時議謂鎬工于媚虜揜敗未堪任事○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朝鮮義州鎮制使以奴人犯遼東謀來告○二十二日奴從鴉骨關入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以火器殺賊千餘賊退而復合援遼遊擊張旆戰死賊冒板挖牆城東北角墮疊尸上城儲賢見李永芳招降大罵盡焚衙宇及妻孥領兵戰于城上力屈死之遼陽應調營兵五百併盡止打柴軍二十餘名從北門遁出清河三里之

城高山四擁北控寬奠南枕遼陽左近瀋陽右近靉陽皆相去百里中有小路抵撫順清河旣陷我失險隘城中僅五百餘家奴將丁壯盡驅北行老幼慘慘毀其城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寬奠望風驚遁矣○楊鎬聞清河已失單騎赴河東斬千總陳大道等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奴分兵寇靉陽叅將賀世賢率衆奮擊斬首百五十四追至清河奴兵方擬進攻遼陽聞世賢勝遂整兵北遁世賢回靉陽居民盡被守城兵趕出人烟四寂世賢于樹箐中縛一二避者斬首號令回至空城惟馬兵護持步兵皆散○李如

栢因清河告急自遼陽領兵抹護聞城陷不進遊擊
吳立郊自瀋陽江萬仞自寬奠俱來援○奴酋復從
撫順入李如栢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七十
六級○乃蠻受款虜漸解散○以麻承恩爲援遼副
總兵專管東夷事李光榮爲廣寧總兵專管西虜事
九月麻承恩逗留不進遣緹騎逮之以副將麻岩代
領其事李如栢戴罪立功○奴入會安堡殺掠千餘
撫順遊擊胡威寧割死尸報功經畧擒至遼陽斬之
○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
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氣罩城上白虹貫日

並出者三○催劉綎星馳赴關先是綎以軍情無措
江西左布政使王在晉曲處行根廩費給家丁兵將
一千八百三十八員名馬八十六匹兵仗犀利驍勇
絕倫師行禡祭大將荷刃屠牛三割而始斷綎憂其
不利劉招孫于教場馳馬試槊墮地綎云若出關必
待川兵二三萬自可當奴不須傍助疏請候川兵至
出關不允促之行將不習兵以致敗沒○戶部請加
派田畝每畝加三厘五毫

十月閣臣方從哲言一陽初始彗芒轉甚天怒未已
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

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發之
規盡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
人外差無釋負之期其于人情何如也

十二月北關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
賜金幣時御史陳王庭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爲
指揮王世忠姑密說艷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
○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
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正多可憂耳○兵
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
捏報胡咸寧附和扶同有 旨姑着策勵

未巳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遊擊佟國祚降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本月有催兵進勦之旨大學士方從哲不能執奏

經畧楊鎬遂決策于二月出師兵分四路原任總兵

馬林率副參遊都佐擊守備等官麻岩鄭國良丁碧

葛世鳳趙啟禎李世選江萬春等從靖安堡出趨開

鐵又令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監督者開原兵

備僉事潘宗顏贊理岫岩通判董爾礪也山海總兵

杜松率參遊都備禦等官劉遇節柴國棟王誥張大

紀楊欽汪海龍楊汝達等從撫順關出趨瀋陽攻其

西佐之者分巡兵備副使張銓也遼東總兵李如栢
率副將參遊都備禦等官賀世賢張應昌李懷忠戴
光裕馮應魁尤世功余成名李覓泰吳貢卿于守志
張昌胤等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其南監督者分守
參議閻鳴泰贊理者推官鄭之范也總兵劉綎率副
遊都守備等官祖天定姚國輔周義江萬化徐九思
周翼明等從涼馬柵出趨寬奠攻其東監督者海蓋
兵備副使康應乾贊理者同知黃宗周也又朝鮮國
王李暉願親到受州提兵合我師進勦以都元帥姜
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統領砲殺弓箭手共兵一萬聽

調隨劉綎馬兵後安營令鎮江都司喬一琦督之四
路陳師可勝兵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
宜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松協助遼陽根本重地以
原任總兵官秉忠遼東都司張承基領兵駐守又以
管屯都司王紹勲總管運各路糧草分派既定擬二
月二十一日先後出師將師期題 奏遐邇共聞而
奴中調度安排機搆周密二十八日杜松從瀋陽起
行翌午抵撫順星夜統兵出日馳百餘里進尅二寨
前鋒半渡渾河車營五百阻水松乘醉呼內丁亂搏
原任參將龔念遂同諸軍填委壑中冰爲之不流河

平松與衆渡賊以全塞設伏松奮聞十餘陣自午至酉被創陷圍中欲團聚山頭衝殺賊從河畔林莽中起復對壘鏖戰良久抵昏松落馬彼此混殺王宣趙夢麟皆力戰而死師大潰賊乘勝合力北迎開鐵兵馬林于三月朔從懿路城迤東三岔兒堡出口分爲四營突與賊遇備禦不及被賊掩襲部伍遂亂竇永澄麻岩戰沒潘宗顏董爾礪死之林帶軍萬餘奔據張家樓經畧聞撫失利亟檄清河寬奠二路撤師李如栢如令退舍左次而旋獨寬奠一路去夷寨極遠重岡疊嶺懸厓岵徑車騎難行劉將軍縱于二十九

日點發領兵守備劉招孫劉應祥劉吉龍劉思勝馬
進忠等至深河下營連攻牛毛馬家寨口深入三百
餘里尅十餘寨斬獲甚衆殺死奴壻火胡狸金白二
酋亦報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韋都男俱被殺奈偏
師深入撥探不通掇援且絕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
墮重圍縋臉中刀胸中矢劉招孫見主將墜馬突入
圍中殺賊數十尋尸身被多創並沒于戰場矣是役
也原任副將黃鉞參將江萬仞寧鎮參將李永芳畱
守李希泌延綏遊擊李鳴鳳宋得龍王誥楊欽姚國
輔都司吳光先李天培潘龍鱗暨江萬化鄭國良祖

天定皆死焉而奮不顧身以至戰歿者汪海龍麻岩
柴國棟張大紀其人也一杜松所統陣亡者千總劉
文中謝大臣羅四維王官把總松美王家相紅旗官
趙文保李芳馨一趙夢麟所統陣亡者中軍杭卿旗
鼓梁通原任守備喬鎮疆千總趙夢相傳元說趙世
胤趙禮臧體元趙升趙熊趙彪把總趙勇趙堂杜同
加趙虎田秀實趙大化一王宣所統陣亡者中軍張
聯輝千總洪印旗鼓宋良卿把總劉繼祖內丁千總
馮廷佐鎮國臣賈釗把總方實高文潤紅旗官張大
定郝彥禮斬國臣郭尚仁王尚須旗牌官張耀魏應

科劉登科劉邦漢楊欽所統陣亡者千總楊英把
總王汝舟柴志高孫夢豸王應科紅旗官字正陳虎
趙得英白宗益王樂劉聚良廖尚賢一王誥所統陣
亡者中軍金復初千總劉弼齊進忠王象熊李錦董
升一江萬仞所統陣亡者千總張虎把總劉秋紅旗
把總王月王林陳國旺江亮一李希泌所領陣亡者
千總李國良徐應文王卿把總王國光樊志道李標
李應魁劉全洪良機葛呈章金子清周武德一天津
都司李爲棟所統陣亡者中軍施鳳翔千總王加英
朱忠督陣把總馬永壽一援遼總兵官秉忠撥隨杜

鎮守出征官陣亡者把總張萬教談舜德一遼陽強
勝兵原撥隨杜鎮守陣亡者千總彭守祖把總陳萬
善佟守成何一魁百總紅旗王友功等八名一瀋陽
遊擊栢世爵所領陣亡者千總高如斗一分巡道義
兵千總熊錦所領陣亡者督陣旗牌官高顯祖劉合
功郭承宗鎖鎮遠張有名黃加武劉夢麟李先實百
總王維孝一右營遊擊劉遇節所統陣亡者中軍王
廷用千總劉恩澤把總蔣守道李良棟王庭柱一車
營龔念遂所統陣亡者千總張天祚顏天祐王弘化
把總雷應龍一趙鳳劉友才于景柱楊朝武任運旺

一李永芳所統陣亡者中軍陳盡忠把總梁惠民
柴國棟所統陣亡者中軍崔成千總孫大江把總陳
忠孝馬曉一張大紀所統陣亡者千總高科把總臧
繼科一貫紅旗官劉天熊一汪海龍所統陣亡者中
軍趙用賢千總王惟賢把總張大化朱國輔汪宗弘
一馬林所統陣亡者守備馬熬千總楊一科李鶴祁
焯婿李日篁張桂把總江應聘陳國王天台啞汗兔
李承恩姪馬灼子馬熠且力大海代喇人什物楊登
科李毓藥王懷智劉尚胤王效忠守備管坐營朱邦
孝詹國繹千總杜福王國印把總齊和猛克虎魏思

賢庫承恩尚志雄王應乾單秉德又據林男生員馬
炤奏報林長子百戶燃及祁煌等十一人皆死于戰
一跟隨開原道陣亡者中軍董引招降官管鳴宮伊
湯聘執旗官康民望丁繼盛荅應官熊惟英應襲李
漸茂王納薦經畧督陣紅旗原任守備郭之翰監軍
察院督陣指揮劉興周一麻岩所統陣亡者中軍周
大盛千總程廉正仲賢冷載裳麻實麻進忠魏相把
總打代趙仲舉腮介哈監代李尚仁督陣應襲曹秉
忠萬人英胡國弼周大受李天復孫冲良伯言兎祿
施官褚道宗王興將世勲李應悉去鄭國良所統陣

亾者中軍趙廷蘭把總姚守冠曹文烈趙奎丁碧所
統陣亾者中軍祝世泰千總蓋祿下堂紅旗官魏國
勲原任守備江萬春黃瓊千總陳玉王學雄把總常
因泰何印王瑄陳一元一竇永澄所統陣亾者中軍
李維楨千總刁國瑞把總康世泰一趙啟禎所統陣
亾者中軍胡邦奇千總閻有功鄭國忠高良玉把總
趙鎮李之中朱萬與陸進忠一陸應選所統陣亾者
中軍趙祚一劉綬所統陣亾者守備劉元劉招孫劉
應祥李士玉千總馬進忠劉吉龍吳志文把總劉中
二劉思勝王光遠劉尚易廷諫指國泰百戶胡卿總

旗田見龍曾朝卿一姚國輔所統陣亡者中軍龔子
明千總張應豹徐國田楊遷張成把總張登雲凌應
舉樓得勝宗憲張得臯程良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
貞哨官吳大憲等一十四員掌號官陳孝一浙兵守
備周翌明與中軍周三暘鄧繼千總洪大亮沈祚明
上甫詹汝賢葉文通楊國渭王玉金俱陣亡一祖天
定所統陣亡者中軍齊一熊千總趙秉忠劉魁夏時
正捕盜劉鎮邊把總丘惟屏百戶張明遠一潁陽守
備徐九思同把總李茂先俱陣亡一江萬化所統陣
亡者男千總江應聘中軍董孟奉千總王尚忠姜良

相把總史一元劉煥劉朝貴金國棟一喬一琦所統陣亡者中軍金文麒千把總侯惟屏龐養德馬應瑞以上各路除麗兵外主客出塞官軍共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員名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名并印信一顆陣亡軍丁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陣失馬騾駝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頭隻今陣回見在并招集官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名

朝鮮國王李祹奏稱小邦挑選軍兵一萬三千餘名擺渡鴨綠江分作三營會同喬遊擊從劉都督大營

兵馬當先虜敵驟至劉喬兩軍抵敵不住本國兩元帥登山扎營賊鋒甚盛乘勢掩逼左營將金應河奮勇對賊依傍柳樹踞胡床取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當有一賊從後閃入鎗刺應河腰脇猶發矢不絕斃後投弓乃已賊悉衆合圍喬遊擊自縊林間我兵掇解投危崖而死本國左右兩營盡覆姜弘立金景瑞身爲元帥被賊牢監小邦二百年來獎飾名節一朝污蟻殆無倫理除令有司將其妻孥監固待加探訪從實科處外爲念賊克益熾小邦危急懇乞

聖明函圖守禦以保藩籬等因

按三路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死難者若中軍千把總旗牌等官余查卽報悉書戢書名以志死事然姓名不存者多矣此一時也監軍猶敢以陣亡職名報故得報抄錄嗣後功令益嚴敗多隱諱沙塲之鬼寧無夜號余爲經略秋祭從前陣沒文武官員分廠設位排列不可勝紀慘不忍視嗚呼遼裨之烈一至是哉

先是劉綎出師日五星闔于東方杜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夷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知爲敗徵

山東巡撫李長庚陞戶部侍郎督遼餉○十八日司
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風霾晝晦黃塵四塞赤光
射天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命總督汪
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
○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
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克贊畫○
御史楊鶴薦前御史熊廷弼緒練遼事以所刊疏稿
粘揭進呈 上遂召廷弼以大理丞亟馳渡遼宣慰
軍兵○本兵黃嘉善同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帑
允發四十萬募戰士○廷議謂李如栢納奴姪女爲

妾生子逗遛獨全不堪大將遼撫周永春請李如楨代之給事中李奇珍謂李氏跋扈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御史楊鶴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而後可用上竟遣如楨往如栢候勘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給事中姚宗文疏稱保定山東擁護家國集兵轉餉此爲咽喉鎮撫固難經營不易宜亟推才望撫臣才識敏練者刻期赴任以保金湯時江西布政王在晉兩經廷舉卓異擢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主事夏嘉遇叅方從哲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

趙興邦爲比不報吳亮嗣張延登房壯麗劾嘉遇焉
○奴遣奸細探三岔破聯舡陰圖金酋寨以零騎窺
瀋陽清河等堡又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爲內應宰暖
諸酋並甘奴賄煖兔伺釁沿河駐牧○上命中使薦
陣亡將士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
師

四月望後宣武門外響閘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
尤甚○御史唐世濟劾方從哲尸位誤國○戎政尚
書薛三才卒○虎墩擁衆數萬臨廣寧邊○宣鎮營
兵鼓噪不赴調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開原兵備韓原善領銀七萬四千兩招募兵馬
○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部衆萬餘于撫順
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濠二十九日深入撫
順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李如楨方與經督講禮爭
抗未暇籌兵○朝鮮咨報奴酋僭號後金國汗建元
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詞甚侮嫚○遼東
贊畫劉國縉稱李如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
樹威望而印文無破格語當以如楨爲鎮虜將軍賀
世賢爲征夷將軍

開原
伯

六月十五日奴酋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孤城立下西虜適市
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
瀋陽鐵嶺奔潰

先是備禦羅萬言高價易市馬東援赴署開原兵
備事推官鄭之范處領草豆並無升束馬食菊杆
一日而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把總朱夢祥到開原
領錢糧一月不給各軍衣物盡變馬倒人逃離城
草茂之處趲青餵養馬匹賊至猝不及收鄭之范
登城擺守賊箭飛集梯高數丈自卯至巳攻衝三
陣丁壯奔避之范被傷下城乘馬帶五十餘人走

出西門同備禦何懋官往南行道廳二印遺失賊
遂乘城馬林與遊擊于守志于化龍叅將高貞佐
擊葛世鳳招兵遊擊任國忠安樂州知州張文炳
經歷張奇策三萬衛訓導陳嘉謨中軍孫勇千總
郎萬壽把總王友功郭啓明楊承祖遼海衛指揮
俞承胤李爲梁厲中寬等皆死難西兵無統大半
奔竄賊四下焚掠士民男婦不下十萬餘口生逃
者僅約千餘人遼撫馳書鎬欲將牛車數十輛載
死尸于城外分別男女埋之無敢往者沿邊各堡
居民逃避一空

經畧行至虎皮驛遇平夷營遊擊陳維翰馱載行李
衣服被褐等件又有大錠銀一百五十兩將維翰革
處示衆○監軍御史陳王庭叅如楨賀世賢均應戴
罪聽勘分別議擬開原禦備何懋官三萬衛指揮徐
大受當重寃正罪推官鄭之范當在任候勘經撫總
督恭候 聖裁分別酌議以重疆場

開原乃黃龍府舊地東隣奴酋西接紗花宰煖諸
酋巢穴迤北則金白二酋在焉遼陽所恃以斷隔
夷虞之路聯路北關互爲聲援開原失而鐵嶺遼
瀋岌岌乎殆矣

按三路之敗開鐵之失監軍叅疏俱以周永春汪
可受爲有罪永春逮矣遣矣可受死于家而贈官
加恩朝議何嘗有公道哉

楊鎬疏叅開原失事起于鄭之范貪婪已據多人告
發乞勘問以洩公憤後之范逮死獄中

上超擢熊廷弼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賜尚方

劍代鎬經畧○從本兵議遣司屬魏成忠往浙江尹
嘉賓往山東魏運開往陝西張時雍往河南招兵○
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
協理戎政○御史張銓按遼○黃嘉善以人言引疾

○二十七日西北白氣冲斗天河占云胡人暗兵來
侵○簡討丁紹軾言遼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
畧而必取之田間豈舉朝皆巾幗乎開原道補韓原
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開原已矣舊者胡爲與之去
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卽親喪不守制文官戴
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某將養病明日
准某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客客各順
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路敗
績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
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有撫拾他事欲逐鶴者

御史牟志夔救之○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
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郡
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左贊善徐光啓使朝鮮
宣諭應援○遣給事中姚宗文查援遼兵馬○熊廷
弼馳至廣寧

時遼城嚴拘李佟二賊親戚發李永芳墓永芳仇
我愈深與奴益加親信蓋田單借以激卽墨之怒
而我反用以速李賊之攻人謀不臧寧獨氣運使
然哉

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天下之大患有四隱憂有六
內言白蓮蠱惑愚民古來隱憂卒發每乘人之所忽
一發便不可收拾爲今時之最可患

按在晉任內防範消弭靡所不至東人獲免于患
一陞任而蓮妖卽發山左騷然先已燭其幾矣

戶科官應震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密報宜賜
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
長爲奴所忌奴酋以卑詞厚賄聯屬諸酋而虎酋猶
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能用虎酋奴必用之矣
虎酋受晉款而關外靖虎酋爲奴用而西邊擾科

臣已預悉之矣

奴酋奸細在兩河者鎬連斬二十餘人

東撫王在晉題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是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虜南直閩浙等處止于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止于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下最稱緊要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山東養山東之金力

北可以衛神京東可以捍乘舟入犯之寇而今竟
何如耶臣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水
營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
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省
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今又奉旨
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股肱肘腋之近武衛
单薄神氣不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符之嘯聚譬
之人身左臂無灰其何以衛腹心臣甚懼焉當事者
以遼陽被兵亟如抹焚掠焚無如近水明知東省兵
稀不得不借資遼地以從其所急彼時遼急而山東

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蓋州不遠矣。遼船盡集于蓋州。我之海運尚覓船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江新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卽司馬穰苴而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殘之卒六百。新集之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轍哉。卽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絕我餉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臣諦觀時勢。正圖補牘。而臺臣張至。發建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
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
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
者是臣所欲言者臺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
稱遼鎮萬有餘危揚幡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
是臣所欲言者科臣亦先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賊
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是臺
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登青萊三郡亢旱
十旬萊陽水雹三尺黃縣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
身八足之異竊恐封豨薦食羸豕踣躅竭蹶於奔踣

之苦支離於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徵焉可不先
時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
從處說者以爲新餉之當畱也以其原爲禦奴酋而
設也臣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
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
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糧及紅
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無已
又有解部泰安香稅向因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克額
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之本省以克餉兵之費
至于解部助王銀兩皆屬可捐當此非常可惧之時

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
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臣又
念水兵與陸兵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舠渡
海衝鋒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議伏祈速賜允行事
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勢危迫而後行臣之
言臣能爲于可爲之日不能爲于不可爲之日是以
東省爲孤注由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
運之憂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

王在晉盤獲奸細疏云奴酋之致撫順清河以及開

原等處俱平原。太陸騎兵其長技也。烏用造船爲哉？造船則明思渡海，將問路于水濱，其情形易測也。我發兵以援遼，而又運餉于海，以贍援遼之兵，餉集則兵不餒，兵不餒則防守固，而奴不能卒得志于遼古之用兵者，師行先謀，餉道其機關，又易測也。金蓋之粟積矣，只須奸細一星之火，便可了丘山之積。登萊之餉集矣，只須海中一旅之師，便可絕三軍之命。中國之人怯而無勇，緩而寡謀，奴直弄之于股掌之上，開原未破而奸細先潛伏于城中，無亾矢遺鏃之費，而成摧城陷陣之功，奴蓋闢智而非徒闢力也。我

之群力旣詘而群策又置之不用事急惟有調兵之一着夫兵可易調耶兵一調而登萊之防守虛矣再調而濟南之武備空矣今又三調以及青州而東省險要之地闐其無人矣我之運官姓名防守倉廩官兵車驢數目奴悉令人偵探然則登萊等處之虛弱聲聞必入奴之耳寧不啓戎心以速挑其入犯哉今兔兒馬汗等三十人臣不敢直信其爲奴酋之奸細萬一有華人之降虜者與之同來則我不能識辨不能識辨則不能擒獲內地之情形彼中無不悉知故隱夷下之偵探易而防華人之偵探難奴酋之改元

建國孰非華人之教猷升本今之隱然爲我敵國者
豈獨女直之遺孽哉故中國之防夷莫先於間諜
我以間諜疎而有開原之陷覆轍在前何可泄泄不
爲早計今以異言異服之人二十成羣且得泛棹南
歸如入無人之境則華人之往來孰禁之孰察之而
能使之不遁乎謂宜申嚴明旨敕遼東部院凡
沿海地方船隻下海無容夾帶一人糧船客船回到
登萊等處仍嚴行盤詰如有私帶人口本船從重究
罪旣可以防奸細又可以杜私逃其于海防有裨矣
○山東發標兵二千援遼

周永春東人也晉鮑書囑之凡東省所發兵收幕
下得保全經畧檄取東兵三百往遼陽俱爲沙塲
之骨矣

先是楊鎬遺遼撫周永春書云鐵嶺處極北城已空
虛李如楨必不能守再有差池瀋陽當不攻自潰遼
陽愈難保守竊意賊之所利者財物婦女耳如移鐵
嶺人戶盡歸瀋陽瀋陽愈見克實移守鐵嶺兵將盡
守瀋陽瀋陽自可保全鐵嶺但守畱兵以供啟閉傳
探賊知之必不攻是不守之守古之人有行之者李
光弼是也奴酋有旦夕犯遼陽之信不得不與賀副

將挨次南移以便應援蓋開原失陷之易以有裏迎
外合之人傳言遼陽城中亦有大猾已面語守道急
捉此人于是調賀世賢劄虎皮驛李如楨回瀋陽人
民四散戍兵見賊卽走我兵已弃鐵嶺
七月二十五日奴酋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至辰
城陷奴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一帶堅
城相次淪沒矣

賊攻鐵嶺參將丁碧開門迎敵戰沒遊擊吳貢卿
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備禦何懋官中軍張世祿
千總熊鑛劉慎王用中李如橘馬遇施恩陣亡千

總盧孔時手執鐵棍打死十數賊被殺指揮沈時
行撫安守堡蘇國觀指揮蕭進忠趙世勛楚尚儒
生員孟道重王之屏潘桂鄭之良鄭紹夔李培原
督防判官涂必達俱在城遭害千總陳所聞李天
培與賊戰重傷突圍而出當被殺殺擄官生老幼
男婦并開原及各屯避虜人口二萬餘初謂如楨
兄弟鐵嶺人以遼之巨族保遼之巨姓必効死勿
去乃如栢回京而如挺如榛如梓等一百七十六
名皆其弟姪子男或同族姻黨與如栢偕行如栢
所領兵有身家者盡行賣放鐵嶺之亡已卜于如

栢回京之日矣

時李如楨設防瀋陽距鐵嶺一百二十餘里賀世賢在虎皮驛距鐵嶺一百八十餘里世賢同卜向續等領部兵二千往掠路遇奴所借西虜兵千餘賢奮勇頗有斬級奴兵之在鐵嶺者多宿酒未醒宰賽與奴酋爭鐵嶺財物人口相仇殺李如楨割取奴酋殺死西夷首級一百六十餘顆報功御史陳王庭叅李如楨勒馬不進罪在逗遛掩敗爲功罪在欺罔當依律擬辟以爲異懦蒙蔽之戒

王在晉報東省大旱疏云東省昔罹大饑人民逃竄

田土拋荒至今未盡復業舊額新編責成里甲賠補
苦不勝言然猶望年豐歲稔借天造之贏補民力之
訕孰意春夏亢暘田間無麥民情皇皇尚冀秋苗刈
割可需一飽也乃自五月迄今久晴不雨夏日之前
熬萬榮憔悴秋陽之皜烈品彙焦枯間或微晝風狂
括飛塵而眯目抑且通宵炎燥熨微露以加乾素衣
角帶之官僚徒勞搶地顰面頰顏之蒼赤一任呼天
日今旱極蟲生幹枯葉萎或報飛蝗食稼或報異颶
摧城花戶背井思逃里長泥門遠竄四十三四年之
災復見閭閻億萬姓之命難存小民擁門赴告者蜂

湧磨至本省今歲之災所關不獨在本省而在全遼。登萊青濟之間無收則海運從何得餉。海運無餉則遼師何以得存。所係安危良非細故。又念往歲遇荒議蠲議緩議折今議蠲而新餉且加編矣。議緩而軍興且至急矣。議折而海運立需本色本色不繼雖輦金以赴遼陽而饑時不可以爲食遼之患轉深矣。舍議蠲議緩議折以外別無救民之術。誰司芻牧而忍牛羊之立斃耶。當是時也兵經三調北海之武備全虛民無二輔東省之人情騷動且帑如懸罄而欲搜括以招兵地成甌脫而思加編以益稅括船則遠通

淮海徧歷蛟宮轉餉則久涉波濤時填魚腹籍柔民而遠戍直同斧鑕之在前驅羸馬以從征不啻鞭箠之在後以遠方所未及者而齊首及焉以海內所不能兼者而齊獨兼有焉蓋以山左視遼陽原爲唇齒今急唇而先令齒之受病於唇之亡奚裒以三齊視輦轂近在腹心今剗肉而不顧心之受痛恐心之疾愈深以如水如火之施有轉熱轉深之苦乃蒼蒼之不憫而且降之割益之疚也恐憂不在強酋而在蕭牆之內有非臣之所忍言者矣

山東撫院王咨查得山東除水驛外有馬驛站僅及

三卡而太半當衛支撐未易遽取其二已覺蕭索且
於額派猶然未充合無于州縣民馬相兼揀擇但有
馬則有草料有控馬之人則有盤費馬匹草料每匹
日給五分計日通算約用銀三百六十兩有奇馬夫
盤費每馬三匹用夫一名每夫一名給銀三分計日
通算約該銀三百兩有奇已將前項馬四百八匹兌
買完備印烙造冊逐一親自查驗俱各臚壯堪以騎
用責令委官白鯤等押解于七月十五日起行前赴
蘇遼總督衙門查驗轉發施行

八月二日熊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

遇節坐營王捷鐵嶺叅將王文鼎文鼎抵任一日城陷非其罪也隨設壇躬祭清撫開鐵死事軍民拜賀世賢以勵敢戰○廷弼舉高出胡嘉棟佟卜年等爲監軍調各邊勇將勁兵以實遼陽○十三日逮楊鎬○北關報奴酋計搗遼陽盡倖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宰賽因鐵嶺陷引兵與奴酋爭鬪被執○廷弼叅李如楨十不堪願急調李懷信代將

王在晉題奴謀截餉疏臣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忽強酋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遼左之命繫於金蓋敖倉之積而金蓋敖倉之積懸於一線

之海道然則有登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窺登萊久矣今登萊之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隻甚稀且以海運行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上之汛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猶爲緩不及事矧疏入未卽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卽就恐邊塞情形急於風雨金州至登風幡半日秋冬風色係彼順此逆之時倘賊兵至而後借援于遼或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卽御晨風以飛度可幾而及乎矧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其

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効命。我中華亡命寔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爲引導。今南人之被擄者，豈勝數計哉？臣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旣破之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擾我。我之力旣分，則彼之攻益銳。登萊三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會之區，爲遼在奇跡之源。登萊少有疎虞，則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虛。金蓋倘有蹉跌，則三軍枵腹，而全遼之地不保。惟願聖慈，毋以金蓋爲可忽，以登

萊爲稍可緩也。抑臣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蓋之區。收糧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六十八隻。船歸旣緩。則發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第責登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胸胃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船。且爲寇籍矣。國家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車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全之策。如以爲陸行費鉅。不求多於陸。而求多於海。今歲山東大侵。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於一路之供億耶。海汎之當增兵。海運之當酌議。伏乞將臣募

兵處餉前疏一併 勅部酌議具 覆仍 嚴勅遼
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固金
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矣奉
旨兵部知道前募兵措餉疏一併議覆

在晉題臣受 命以撫一方民有疾痛而不 上聞
臣之罪也海內盡苦加編而二東殆有甚焉自四十
三年大饑以後荒臯極目白骨盈郊 皇上愴然動
念大發 帑金截留漕米多方拯濟今日僅存殘喘
之民皆 皇上再生之民也活命雖及三年元氣甫
能平復流徙空存版籍田畝未盡開荒責里甲以徵

額賦通里不勝賠贖。又從而按數以加新餉焉。靡草
經霜益之。冰雪其能有起色耶。且加編以爲遼也。而
齊之受困于遼。則無所不至矣。行伍爲遼而空。帑藏
爲遼而空。郵傳之馬匹。民間之丁壯。爲遼而空。今并
里社秣饑保赤之倉穀。亦欲爲遼而空。虜至而登萊
之防禦。與遼陽同患。虜退而登萊之轉運。不得與海
內同休。天下所共苦之征調。東省全受之。而不遺。天
下所未經之海運。東省偏受之。而獨苦。臣竊謂勞難
獨任。苦亦當均。東省旣爲海內擔輓運之勞。則各省
當代山東任加編之稅。此亦王道無陂之言。經

國至平之論。東民所不能控訴。而臣代爲之控者也。
王在晉題。臣奉 上命。委以東方。東方安危。臣任甚
重。臣憂慮甚殷。 皇上旣委臣以土地。必與之以守
土之人。必與之以守土聚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
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駿陽斜對。登萊旅順
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繇遼。以及登萊。則東省
爲隔虞之號。賊如越遼。以窺海道。則登萊爲襲趙之
井陘。當遼左之被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關
鐵之旣陷。門庭之寇。益懷厦燕之危。臣是以封章屢
陳。而按冊陳于廷。亦兩疏繼焉。臣以爲東藩重地。

右拱肅神京必朝奏 聞而夕 報可也孰意彌月

尚成築舍耶兵法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遠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且不能守是爲最下賊之廣布姪細窺我餉道也謀著矣東西虜之合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著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計事之疎也昔鵲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吳有備而楚無功兵之貴於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故有患難君臣盱食而謀之今之所出盱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詭虛聲使我之無不

備則虛而爲實實而爲虛在一轉念間我何所容其把握哉。臣按登萊之形勢據道臣陶朗先開報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遙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遶登屬極衝不下五千餘處萊屬極衝不下三十餘處每處不能派船二隻每船兵不及二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焉能禦大敵乎今遼東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七萬尚望風奔潰寇至不能爲片晷之相持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造而乃與各邊同調遣也。單而益單弱而又弱如厝火將焚乃先撤冰比至燎原不可撲而後望水於西

江不亦晚乎。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來如織揣彼之意蓋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登萊而逼青濟也。宋建炎四年張公裕引大舶擊金人於海此後今人截江蹈海如履平地誰爲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事耶。夫奴酋之強較倭遠甚昔年患倭此中隄防百倍兵陣嚴密劒戟森羅設將添兵筭無遺策今以汰存之兵赴調援之令遺下疲軍懦丁無裨於用東省之危如一髮之懸九鼎可徵望奴酋之終不犯哉。都城有緩急將待援於山東今以東省之孤弱進無

入援之兵。退無自完之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
人。不能運用。惟聽人之加侮而已。皇上不付山東
於一擲。容臣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戰水兵。打
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叅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增
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
聿。此伐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臣見遼事張皇。陷一
城。則思調十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於何方
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收於事。臣請與當事者約。如臣
建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臣任其責。儻不行。臣之言。
置海防於不顧。撤重地於不顧。舉目有不可知之事。

臣不敢任其辜。臣之所以爲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朝廷之地方聽朝廷之自爲計。臣力無如之何矣。

在晉乞減海運。疏云。遼師待食於海運。海運待給於登萊。登萊二郡產穀幾何。於是又議及沿海州縣。乃州縣之沿海者。青止四縣。濟南一州四縣耳。此九州縣產穀。又幾何。當海運之初。開正直年時之豐稔。登萊積粟。急於易價。民間蓋藏盡發。此時但憂無船。不憂無粟。然而初議歲輸十萬。前撫臣李長庚猶蹙額憂之。今船之難致如初。而海漕之餅壘幾盡矣。沿海

州縣行令應納錢糧俱改本色起運人情囂然蓋新舊遺餉各屬多不過數千錢一人挈之而趨掣批卽可了事。今責以千萬鍾之汎海抵海則多方以募舟登舟又守風以泊岸。船戶旣多侵折糧戶又苦賠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間之粟須籍天生地長。天地不能生長。人力其如之何。今歲登州及青濟沿海州縣多苦旱無禾則輸粟之難不獨窘於人力亦窘於天時矣。以枵腹之軍控方張之虜餉臣急餉臣亦急餉。餉臣願加倍。臣亦願加倍。斷無秋毫之抵牾。致議論之枘鑿。但據目前事勢如淮船不可多得而造船

於遼。遼人驚竄。不可得。賊轉遷於天津。往來跋涉。每成画餅。則括船於海。可謂難乎。餉船開洋。海風不常。驚湍靡測。深則虞洄。淺則虞礁。守伺動經旬月。生死立判。須臾。近且慮戎心睥睨。運途中梗。駕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開鐵既陷。聞風破胆。北人每思南道。南人不敢北渡。淮南惟恐留船。如脫網之魚。遼商惟恐被兵。如馘弓之鳥。商途阻塞。招之不至。則通商濟運。不亦難乎。運糧遠涉。不能朝至而夕收。返棹歸來。或致此回而彼返。竊并動索折乾。以欠作收。其或索之不得。以收作欠。甚而撓水和糠。經風曝日。欲掣批。

交卸不亦難乎。有此四難。人思退縮。且田間無米市。糴難。招昔以米豆多而憂腐爛。今以年歲歉而窘徵收。卽仍前以充十萬。猶或難之。欲加倍望糧於東省。恐不獨臣以爲難。卽餉臣亦自知其難耳。然臣不敢自諉其難。督率群屬。勉期及額。且與道臣多方區畫。以圖不孤。皇上之任使。第願主計者毋局臣以二十萬之數。臣亦不敢自限於原議十萬之數。銖積寸累。儘臣力量之所能爲。儻或庶幾。以如前議。臣不敢自居以爲功。如力不可勉。數不能充。亦望截今歲之

糧。將來之。查照督群屬不得不嚴嚴則期於集

事調小民不得不寬。寬則可以奏功。通融於彼此盈縮之間。劑量於人情甘苦之際。庶臨期可免捉襟。而遇事無虞掣肘矣。臣又思餉遼長策。陸運取必於人。海運待命於天。人可必。而天不可必。以可必者爲經。以不可必者爲權。勿因陸運多費。而遺其所安。勿因海運偶利。而行其所不測。水陸並輸。亦經權互用。久暫可行之法也。伏祈 敕部酌議施行。

二十一日奴酋佯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陷分隸部下。大將

止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
道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命李懷信
刻期赴遼○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
遼陽厚集兵力朝議瀋陽不可輕棄上諭酌量緩急
務保孤城迨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
爲質且連煖兔諸管持諭帖激鈔花虎墩咲以利及
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奴酋連破開鐵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鈔花
數十管不敢動賊北關如拉朽觀遼瀋直几土肉

部議罪弁郭有光劉托龍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
遼諸將多扣餉自肥遼左爲甚經畧特斬遊擊陳倫
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爲防○戶部李
汝華請發內帑○周永春題鎮江爲朝鮮入貢必繇
之路又登萊之咽喉金復四衛之門戶也臣前疏有
云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奇兵由寬叆趨巖
岫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伏乞 勅部將應添兵將
卽刻議覆不然鎮江不守而朝鮮決難自存開鉄失
而北關亡非殷鑒乎○閔科姚宗文訪金台失有男
得力革羈奴酋寨得力革有二女以四千金恤之

事起

義卹而開蒙招議
見首卷南北關下

九月戶部先奉旨張燁馬堂胡濱丘乘雲潘相徵收分進內帑及解工部助大工稅銀暫解戶部一年以充軍餉募兵之用東撫王在晉請留解部稅銀以充調募兵餉凡解監之稅係進內錢糧外省不敢請久之報可

東撫王在晉請罷臨清及六郡包稅云邇來遼事告急皇上准留稅銀一年并已徵在官未經解監之稅解部應用詎獨司農稍釋橫眉抑亦中外共欽
聖鑒方幸晉撫張燁接濟軍興如飢者得食而忘其

噎敢因噎而思廢食哉。無柰天降之割久旱泉枯商
塗盡絕漕艘數千沮塞於臨德之間外水篙師柁工
動集數萬人皆矯健猛鷲慣集江湖攔生亡命旗船
久泊工食必虧釀成竊劫勢所不免月來河漕三臣
暨監司府縣人人胼胝河濱倉庫獄囚屬之廝役看
守臣爲是憂心惶惶旣虞蹈海之夷乘虛直擣又虞
乘船之寇聚夥成羣晝則籌及調兵轉餉之艱夜則
慮及斬關平城之易如坐針負棘寢食靡寧夫漕河
六線之水舳舻橫梗帆檣如織卽游鱗不能潛躍安
所得商船來往以問臨清之稅哉。行商屏跡而徵坐

賈。坐賈日稀。而徵行戶。彼行戶者。藉行商以爲轉運者也。辟之澤竭。無魚而取償於網罟。其爲不得之數可知。矧鈔門旣抽一倍。有司又抽一倍。有十羊九牧之繁。一鬼二皮之苦。利微則商自散。商散而利益窮。以此抽稅如眼底追風。空中捉影。徒托之想像而已。至於陸郡虛包代納之稅。言之真有不勝流涕者。濟南爲山左首會繁華。宜爲六郡之冠。臣一入省城。但見蓬門塵閉。烟火晝稀。敗屋垣頽。風雨不蔽。鷄豚不入市。安問珍奇。藜藿未充。腸孰餘。布粟人懷。雲漢之歎。半入荒年。家無米糶。連風盡悲。調遣出郊。一望百

昌委頓滿目。枯焦地徧。沙黃野無草色。據所屬開報。米麥一錢。一釐。斗豆一錢三分。薯秫稊粟之類。比常價增二倍。近河市鎮。因水源淺涸。而賈販不通。沿海州縣。恐海運留船。而商舸久絕。貧民食其土之所產。土已無毛。官司徵及田之所出。田俱板瘠。本方原無百貨。何從得稅。所謂包稅者。稅之負擔。及稅之酒。腐飯店草履木杓一切瑣屑之物。向雖議減。總未蠲除。夫畜馬乘不察。鷄豚豈以萬乘。而侵當墟荷蕢之利哉。往如癸巳等年。海氛甚熾。東方所憂者。兵耳。而未及荒。其猶丁亥也。乙卯等年。人類相食。東方所憂者。

荒耳。而未及兵。荒猶可捄也。今兵荒並集爲百年未有之時。而搜括與加編並行。又百匱難支之際。照田以徵額賦。逐戶以課人丁。如炊骨熬脂。不勝痛楚。尚可責以無根生葉。無皮生毛。以斃殘民于杖下哉。不請命而停征。臣有所不敢。不罷征而強索。臣有所不能。若瑣瑣于草履木杓之無遺。是以王臣而行稅監之事。臣有所不屑。自權事興而東省撫按諸臣言之至懇。唇吻之幾敝。然言稅之有害也。而未言稅之無利也。言稅之害民也。而未言稅之害官也。言稅之害政也。而未言稅之害國也。何謂無利。山東十歲

九荒屢經具請題蒙恩蠲免或小民逋欠除解部
解監外貯司幾何虛名徒存有司或借此而科徵實
害匪淺窮民皆因此而失業稅之有害而無利也明
矣何謂害官府佐輪委管稅如避湯火欲取盈則叢
商民之怨而終不能以及額欲短少則來上官之察
而卒不免于譏評通判柯時遇以遣戍行張體嵩以
叅論處萬言策以降謫去任諫辰以考察罷王藿朱
朝臣以掛議黜州判高擢以問罪斥通判崔一龍且
因而畢命焉夫人之愛官未必輕于愛利一經管稅
什無一全亦以商少稅稀求全無計非多官盡為弄

指也。卽欲染指而臨清鈔關之底簿可查。此北過照
票重抽何能尅減。人雖至急何至以官殉利甚且以
身殉利則稅之害官也甚矣。所謂害及于國者臣
請得而竟其說。臣嘗讀養生家言元氣足則諸邪不
入。元氣耗而後疾病乘之。耗國之元氣者抽稅之
一事也。榷事興而天下之財貨半歸于大內。半歸
于稅璫。稅棍。民間膏血陰蝕無餘。如人之一身四肢
枯槁其閼血壅積處遂釀結腹心之疾。於是王居有
無盡之藏。司農無應急之策。海甸極困憊之狀。邊塞
未凋索之形。盜賊生窺伺之心。夷虜肆憑陵之患。

國勢之不支。全受病于民窮二字。而民力之告竭。全受病于聚財二字。外者。悉入則禍胎隱隱。務批其入之根。內者。不出則錢神洶洶。自尋其出之竇。蓋泉滿必溢。水壅必潰。活物而死。錮之錢將效其靈。怨取而權享之神亦售其巧。聚無不散之理。窮有必通之時。乘其欲散。欲通而我啓其鑰。散之以爲恩。任其久闕。久壅而益嚴。其肩積之乃成禍。何者。天之生財。止有此數。自愛其有餘。而又求人之不足。則有餘益見其有餘。而不足愈憂其不足。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丘民肯自安于不足哉。至于丘民不司其權。而致四夷。

操其權悖入之禍愈烈悖出之患更危所謂聚財之
爲國害者如此。聖心誠能悔悟拔去二十餘年
之病根可保二百五十年之大業。滅奴制勝保國安
民必以此爲急著矣。

疏入久閣忽于除夕得旨。稅留東省餉兵此不
罷之罷。廟號所以稱神也。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爲畿
陽南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
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
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

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兵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叆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撫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

往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以故南關喬指揮

王世忠爲遊擊風示四夷

世忠居薊鎮土人不能容比在晉經畧論衆安之

十月奴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仍約日截運

餉○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

垣縋城遁衆兵大索守備竇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

之譁始定○經畧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匱

撤回就食○奴酋遣其婿好里於斗議和于朝鮮○

在晉上興風修省疏內云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

夷之氣如舟船藩旗颶風揚抄北夷之氣也今東牟

齊地空嗟悼海寇擾北海營更切防夷之警天以

異徵譴告明暢等之修備而無兵無餉又懼無民
觸藩之祗不知所自遂矣

發青州兵援遼巡撫王在晉題青兵盡調僅存四百
彼處如安東海口濤洛兩城石舊海口北海塘頭寨
海口幅員寥廓處處皆當險要之津而行伍極虛在
在盡惕烽堠之警臣於東兵三調之後悉照戶部近
日題 覆登營標營俱以舊糧召補原缺然虜患陸
梁須照往歲防倭兵額稍足支撐即青州一處往歲
軍兵七千有奇今豈一千四百人所能分布者臣等
查宋時兵制有沿海水軍馬軍騎射威遠安東水軍

也。金人外道入寇，臣等勝書兼習騎習舟，迺勇東西
事制兵再渡河而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扼吭
而死，然則併力以固一隅，抽兵以弱諸路，豈稱萬全
之完策哉。臣等漆血之疏再奉 明旨，無敢多言。然
臣不言而或以不言竟置之，卽有觸山之力，倒日之
誠，亦不能驅風逐影，以制強酋之死命。何不分遼陽
之一旅，以固遼陽接壤之區，而付海岱雄區於一擲
也。

朝鮮國王奏東賊既開，鐵旋吞金白，專窺遼陽而
或慮小邦之掣其後，必欲先事蹂躪，賊遂聚順。

克慘況天朝之寬發鎮江等處與小邦之昌城義
州諸堡孤邊甚危所在要害險阻賊必洞知若從發
陽進鴉骨關取路遶出鳳凰城裡其間既無關隘之
阨一旦長驅或徧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義等處則
各地方無暇禦壘而遶左入站外江東一城彼此隔
斷無復唇齒之勢盡爲豺豕之場言念及此待寇至
而策應則遠水無裨于近火漏卮難沃于焦釜此小
邦不遑癸婦之恤緯而惟以誤邊境牧圉爲憂者也
伏乞請發夫與來惟寬鎮等地仍與小邦迭成犄角
以重關防悉鈴轄以絕狡虜悉寬伺如或賊徑侵小

邦更請遼鎮發兵來援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該部作速議覆

遼事實錄卷之一終